

散文組 | 高雄獎

沈信宏

〈大探險家〉



## 個人簡歷 |

---

現任教職、夫兼父職，深夜寫字。清華大學臺文所畢業，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。曾獲國藝會與文化部創作補助、「書寫高雄」創作補助、新北市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作品入選《九歌106 年度散文選》、

《九歌 107 年度散文選》，著有散文集《雲端的丈夫》。

## 得獎感言 |

---

我的生命就緊緊攀附在高雄的每一條路上，很早就自己上路，迷路、轉折，窒塞、對撞，以為終於駛入坦途，又顛簸跌宕；以為偕伴熱鬧，胎壓卻漸漸癟沉，努力僵持著不要變形。高雄的道路果然方正有序，也一路將我的故事穩穩妥妥地串起來了，喜歡「大探險家」這個題目，但不喜歡探險，只想好好找到一個長久棲身之所。這篇文章也是，自行出發探險，找到高雄獎這個最適合它的位置，感謝高雄，讓我一部分的自己能降落安居。

小時候，爸爸說高雄的路很好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由南到北，迷路就往旁邊橫越，遲早會找到自己的歸途。當時我數字還不會寫，方向總被牽在成人手裡。他蹲下來說會陪我長大，慢慢帶我走認每條數字路，他說他是百戰天龍的馬蓋先，高雄最厲害的大探險家。這多像電玩的探險故事，破完地圖，解鎖神秘關卡，最後學齊他滿點的等級技圖。

能，即使在無光的夜也能在腦中高掛明亮的星。我住在鳳山建國路，從九如路末端接來，市區密集高聳的建築在此攤平疲憊的長腿，一間間理容按摩店像扎刺虯曲的腿毛，總給人穿越密林的神秘感，越遠離鬧區，那些閃爍螢彩的螺旋光柱或店招也漸漸沉落，像翻到山谷的背面。

國小和國中都在學區就學，很少去高雄市區，常騎腳踏車在鳳山晃，真正熱鬧的僅有那條中山路，運動用品、眼鏡、大書城，還有賣成衣的主幼商場、平價的佐丹奴、班尼路，好逛的美妝雜貨 A+1、寶雅都擠在兩側，夜裡騎樓和慢車道泯除界域標線，重構出一排浮騰油煙的店肆，賣蒸煮煎炸的各式小吃。

如果必須買新衣新鞋、配新眼鏡，市區太遠，媽媽騎她 50cc 的機車載我，一路無力地噴咳黑煙，喘不上噎在管道底部的油料，直到渾身披滿煙塵，來到中山路，隨便停在店門口的馬路上，一下就能買齊。

我們漸漸習慣不等候爸爸的承諾——「假日開車去大

統百貨，買完到頂樓玩海盜船」。因為好幾個星期日晚上，我的舊鞋依然勉強撐著，癱在角落張口喘氣，吃完飯，看完超級星期天，再也沒有藉口淌出笑容，苦著臉等花系列劇場展開令人惱恨的劇情。電全滅了，我躺在家裡最幽深的房穴，用棉被包圍我清醒的孤單，爸爸又不回家，直到深夜，我聽見媽媽陰鬱地捧著電話，低聲刻鑿她同樣曲折起伏的故事。

後來大統百貨在新聞裡焚燒，爸爸的謊言的筋骨也袒露出來了。我們的家門被爸爸的債主噴上紅漆，我才知道媽媽常憤怒地掛掉的那些找爸爸的電話，原來是為了阻止紅漆溢流出來，媽媽後來買香蕉水用力刷掉，爸爸卻揀在某個我們都不在家的午後乾淨地離開了。

他沒有對我說過太多話，我太快長大，像是一場無法在他離席時暫停的電影，不再有輕巧的童語，他不知道和我互動的方式已變成簽聯絡簿和成績單。我只記得他希望我能離開鳳山，考上市區的高中，雄中或附中，他順手指出一個方向，突然記起要教我認路：「從九如路走，不遠。」

「九如」是《詩經》裡祝願君王將有雄偉成就的詩，如山阜岡陵，如川流，如月恆日升，如南山與松柏。九如路自他口中隆為一條搭附在山巒間的險徑，我無力橫越，聯考時數理考砸，無法飛抵青雲，繼續做隻斂翅低啄的鳥，留在鳳山的高中。其實學校不差，粉紅的磚牆和男女粉淡色系的制服，耕闢一片似能沃饒青春的苗圃。

高中跨越學區，叢聚高雄各地的學生。我才知道身體

原來像棵松樹，能長出許多披掛的空間，讓自己玉璫琮琤，渾身流散華麗的節慶氣息。同學的鞋子標上彷彿被認證的彎勾，厚實裹覆，高底撐墊，衝突的配色讓男孩變身配備裝甲的鬥士。運動時換成套球衣褲，寬鬆地凸顯精實的手臂和小腿，若流汗用像忍者的護腕俐落拭去。除了書包，多背一個率性雙肩包，把被壓力拉斜的身體束直。口袋塞入明星代言的翻蓋手機，沒響鈴，也急著甩出英姿颯爽的音效。

下課吃好市多標滿英語的零食，長假後發送出國買的巧克力，他們的生活像絢麗細緻的拼圖混進我簡單的拼片裡，我湊不回原本的生活，卻也拼不出他們的樣子。

媽媽獨力養家，一年幫我買一次鞋，因為大多時間穿制服，假日又不常出門，所以很少買新衣。沒有多餘的零用錢，只有媽媽晚上或假日要值班時，電視上會壓著一百元飯錢，吃得少或乾脆不吃，錢才能積起來。

同學們考試完約去逛新崛江、光南，或去華納威秀看電影。我時時記得自己錢包裡剩多少錢，數算過各種可能的開銷後足夠才跟。從鳳山坐火車到高雄，在公車總站搭一百號公車，班次多，會經過五福路的新崛江，以及三多路的光南、大遠百和華納威秀。

三多五福匯聚吉慶詞彙，有如炮仗，將市中心炸滿輝煌金光，富貴長壽、功名利祿遍地喧騰。在這裡就得不不停花錢，存起的錢像沙坑裡堆高的小丘，一瞬間就能被推倒或踩凹。吃飯、甜點零嘴、看電影、拍大頭貼，有人提議

想買什麼就一起逛，翻過一列列衣架，趁隙偷偷翻看藏在衣領裡的價標，知道這些都是霓虹，抓不住的折光。認真專注地給意見，等待不覺漫長，總有人拋話題。我跟著那些手拿皮製長夾，慷慨掏錢的同學，覺得眼底金星旋轉，魔法只降臨在他們身上，掀開試衣間布簾，瞬間變身另一個人。

如果不小心多買什麼，沒背包，直想著該藏在身體的哪個暗縫，才不會被媽媽銳利的言語狠狠穿刺，假充的胖子被打回原形。回程的普快車上，椅墊綻裂的塑膠皮扎刺大腿，黑窗只映出滿面油光與痘疤的自己，扶手有節奏地晃動，紙袋放在腳邊，逐漸震到積塵的椅下，車廂不斷擰出疲乏的聲響，我也被搖空，彷彿也要跟著解體。

高二因為數學太差，媽媽說考上好大學才有好工作，便報名大多班上同學都去的，高雄火車站附近那種大補習班，在七賢路上，階梯式教室，三排長桌，寫字得拘謹地收肘攏肩，坐太挺會擋住後面的人。如果坐中間卻晚到，整桌人都得魚貫而出，像操作轉珠遊戲或魔術方塊一樣。

假日上課，其他同學或靠父母專車接送、搭公車，或提早在下午相約逛街購物。午後我通常屈在書桌前趕寫補習班派的計算作業，然後看準時間出發。下火車後先獨自在低價食肆林立的補習街打發晚餐，再徒步走十幾分鐘。記得七賢路上有間「彩色巴黎」簡餐店，步行經過時，看見店裡處處綴掛俗艷的燈飾，坐滿準備補習的學生，笑得比面前火鍋微弱的火光還要灼亮。隔條路有錢櫃，遠遠看

見門口年輕人勾肩搭背，可能等人來、等包廂，時間無法片刻停留在他們身上。

趕抵教室已渾身汗，沒多久就要上課，瞥見同學聚在一起，果然像一群群逸遊山野的竹林七賢，清談玄幻地懸在一片嘈嚷中，我探聽不出任何形體，他們也沒發現立刻縮進座位的我。我的數學越來越好，不再拖垮校排，名列前茅。此後我更用功上課、補習、下課，發成績單後同學們嬉笑著走來誇讚，我自習題裡抬頭，心虛地微笑，覺得怎麼笑都搭不上他們的頻率。

大學學測分數替我攤開寬廣的地圖，不像同學們逮住高低參差的分數著急地向北逃，離家越遠越好，我留在高雄，替自己省錢，家教打工，不常待在學校。交到女友後，常從家裡騎機車穿越九如路，到學校載她去三多或五福路看電影，穿上自認帥氣的衣裝，毫無遲疑地掏錢買兩張票，在黑暗影院裡緊牽女友的手，我終於可以將過去認為崎嶇蜿蜒的道路，走得平坦自在，來去自如。

女友是外地人，約會常是高雄景點巡禮，六合路來自《莊子》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」，六合夜市果真像個封閉的世界，脆弱到禁不起與外界碰撞，任何議論一下就能戳破撐張在氣球皮上的豔彩。在地人遠遠避開，尋常的食物膨脹出巨大的價格，文字和口味簡體化，或變成滑溜的外語，從口裡飄過，沒留下任何印象。

女友逛得興致缺缺，心不在焉，我千方百計逗她開心，

開話題，呵護備至，黏紮六面將她封合進一個立方體小宇宙。交往幾個月，我只敢碰她的手，因為有人教過：男女交往就是彼此尊重，心靈的交流。

女友始終開心不起來，沒撐多久還是分手了，我孤單地困在窄仄的方盒裡，苦思原因，她已經飄到無邊無際的宇宙，探索持續膨脹的未來。

八德路始終候在那裡，德行越齊備，似乎越有沉穩內斂的氣質，大多是住宅寓房，幽靜地夾在七賢與建國兩條大路中間，我向來沒什麼機會經過或停駐。大學畢業後，相識多年且同是鳳山人的高中同學情義相挺，默默陪我拖著裝滿教具的行李箱，在小島流浪，向惶惶的未來征戰。幸運地考取教職、留鄉工作後，我們便交往，準備結婚。

妻的外婆住在四維路，結婚前的過年，我們開車載她去四維路的大八家族聚餐，方正剛直的大道，中央兜來巨大的樹叢添綴，像結上華麗卻不過度鋪張的彩球，一路齊列矜莊的學校、政府和飯店，出入的人都被收束在熨線俐落的制服裡。身在其中，似乎也被四根繩子牽吊起來，擺弄出有禮的模樣。但是剛買車，不太知道停車的眉角，以為暫停幽僻巷弄的紅線無妨，小看警察鋪天蓋地的耳目。吃完一頓正襟危坐的飯，車子早已不知何時被一路歪斜地拖到八德拖吊場。

因為這個原因，終於來到八德路，將罰款繳給柵欄小窗前的圓形錢盤，車子被貼滿黃封條，地上也盡是撕下的黏屑，躲不掉，大多都沾在鞋底。把車領走，卻突然悲傷



地覺得，不管我加速開離多遠，一不留神橫越標線、錯失燈號、怠速超時，又將被鐵勾耙起，揪住頭，雙腳無力地在後甩擺，一路拖行，再也無法掙脫，我的車子僅有唯一的歸向，永遠必須停回這固有美德的框格裡。

婚後住在前鎮區，一心二聖路附近，離市中心不遠，兩條路像傾斜的滑道，沒有醒目建築或重要景點，存在似乎只為輔助人車匯入主要幹道，如中山、林森、三多路，很適合當作住家的位置。這裡像另一個鳳山，一樣居中，有如橋梁，一心二聖路末端恰巧接回鳳山南端，回老家陪獨居的媽媽、岳父岳母都很方便。從此二人一心，無私地為家奉獻。

以前覺得十全路很遠，在極北端，被拋在不停以列車向左右探伸手臂的火車站背面，公車晃蕩到此處，像是來到地圖的盡頭，只能撞到一圈與道路垂直而不再有名字的牆。但聽說十全路之外的左營區正逐步發展，從一片片荒地裡長出新潮的大樓和商場，降落所有來自異國的料理，公園壯闊，人口陸續北移，逐全美生活的新面貌而居。

工作後學校就在左營，妻產檢、坐月子的產科醫院也在附近，建得豪華氣派有如宮殿。十全路不再是想像的邊界，只是一張紅綠燈旁的標牌，我日日開車橫越。城市繼續擴張，向更北的高鐵站隆起綿互的建築，人卻無處可去，向上堆疊，變成一扇扇反光的窗戶。有孩子以後，移動路徑變簡單，平日接送通勤，假日百貨或踏青，城市細密的腔腸像被一把扯出，抖成幾串能被繫上陀螺的繩索。

成人成家，十全十美，終於探索完所有數字路，沒人引領，也成為獨當一面的大探險家。

後來高中同學們難得漂回高雄重聚，睽違多年的同學會，我和妻抱小孩出席。他們的方位轉以北部為核心，東區西區、南路北路、快速高架、夜店咖啡廳。聊美食則是電視常聽見的商圈或夜市，店名多是拗口彈舌、不知意義的法義西語或日文漢字。他們隨興吐出繽紛彩絲，在蜘蛛般大張肢足的捷運站之間神氣擺盪。聊生活，換過幾個工作、搬過幾次家，還不想結婚，有對象，但不怎麼滿意，走馬看看，世界偌大，隨處春色，煙花漫天。像踩獨輪車，即使晃蕩，仍昂首伸頸，下巴是英勇的長劍，衣擺和髮絲都飛揚得那麼瀟灑。

我和妻輪流餵飯、安撫、換尿布，揣摩孩子神秘的睡意，漸漸被話題拋開，最後只剩單手攀附懸崖，快掉到地圖之外，連聆聽都吃力，最後倉皇道別。

或許那才是真正的探險，世上美麗的花朵太多，不需要長久停駐，他們有如蝴蝶授粉，繁育出更多蘊藏未知未來的果實。我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城市的不同道路上迷途，摸清方向才用穩妥的腳步印滿生活的軌跡。在他們面前，竟只像個老人傍晚的公園迴圈步道健行，或是小孩握著棋子，隨骰子點數在大富翁遊戲紙上的旋繞，被一條來自中心的繩索緊緊栓牢。

有天消失已久的爸爸打電話來，他住桃園，熱情介紹幾個陌生景點，說有空來玩，「你一直待在高雄，該來北部開開眼界。」特別提醒我記住他的社區，名稱充滿異國風情，

如果要來，「跟計程車司機說，他們都知道。」

他想起什麼似的補充，他和一個女人在一起，自顧自地替我稱呼她為「阿姨」，蠻橫推開我錯雜的親族系譜，為她擠出位置。「我跟阿姨沒結婚，就這樣，很久了，挺好的」。即使始終像個飄蕩的種子，他也需要一個落根的土壤，他的探險終於抵達終點，大探險家畫出再波折的旅徑，還是得回返原點，找出中心。

正想給祝福，他卻一本正經地說起最近為年老的阿公阿嬤花不少錢，「你在賺錢了，可以借爸爸一些嗎？多少都可以，一定還。」

我還沒借，心裡就先少掉什麼，像飄浮在外太空，他棄絕多年的失效承諾，燒毀後露出筋架的身形，如被引力迴擺出固定軌道的太空垃圾，冷不防地朝我撞來。

我又被塞進滿布瘡孔的家屋，縮回孩子的身形，我原來只是在家的遺址拾起殘磚，悉心吹灰、對齊，壘砌出更小的屋席，抱住膝蓋，將頭深埋在身體裡，殘餘一截頸項痿在外面。我沒成為一個大探險家，我從未離家，沒有歷盡艱險，沒有在冒險地圖上戳記令人眼花撩亂的抵達。

我只是探險家，為家探險，像探洞，黑暗中睜大眼汲取微光，小心翼翼地探指躡足，怕再有毀傷。

爸爸也並不是一個大探險家，他不回家，隨時都在離我遠去，用短短的一生挑戰沒有終點的大探險。像鳥，永遠奮飛在半路，視野總拋越到比身體更遠的茫渺虛空，過眼的全是雲煙。

這世界根本不存在大探險家，只有被留下與離開的人。

散文組 高雄獎 〈大探險家〉評語 / 廖鴻基 〈棋盤〉

作者成功地將成長故事鋪陳在高雄這座城市的地圖上演繹，讀者可以順著〈大探險家〉這篇文章，走過高雄以數目字序列為特色的街道，清楚看見一個人從出生地點，經由生活不同階段向外拓展的本能，逐次建構出一個市民與城市與鄉土的對位座標。

文章讀來仿若一盤已啟動的棋局，棋盤上的每顆棋子各自隨命運、隨條件移動，並與其他棋子（親朋好友）週旋互動。有的人選擇留在這盤棋上耕耘，有些人逸出這只棋盤，往外發展。同樣一輩子總是有人過得跳脫，也有人走得平穩。

作者以平穩的筆意，娓娓道出雖有波折但穩健的人生步調，對比這盤棋外的繽紛多彩，作者在文章中隱隱透露，不是不嚮往，不是不羨慕，但無論如何，留下的和勇於外出探險築夢的，不都有得有失嗎。

如文章最後作者的感慨，「這世界根本不存在大探險家，只有被留下與離開的人。」

2019  
打狗鳳邑  
文學獎